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谁在你背后 / 马若水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1. 10

ISBN 978-7-219-07485-5

I. ①谁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69906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王晓雪
责任编辑 王晓雪
责任校对 周娜娜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11
字 数 20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10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485-5/I·1394
定 价 26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一个行为怪异的人 / 001
- 第二章 特有的味道 / 010
- 第三章 背后有人 / 021
- 第四章 荒墟学校 / 036
- 第五章 半夜“鬼”来干什么 / 051
- 第六章 是谁勾走了我的魂儿 / 067
- 第七章 枕边惊艳 / 084
- 第八章 噩梦循环 / 102
- 第九章 离奇得接近诡异的案子 / 118
- 第十章 别样的蹭饭 / 137
- 第十一章 诅咒 / 156
- 第十二章 昙香 / 170

第一章 一个行为怪异的人

当秋风吹落最后一片枯叶，世界褪去金黄，天依旧是那样高，云还是那样淡，或许是由于迟来的雪，令人感觉不到一丝入冬的迹象。毫无生气的树枝勉强地抽搐着，害怕似的打着寒战。

对于那些多愁善感的人来说，没有了雪花的滋润，心也会变得寂寥，不免开始忧郁，感到失落。似乎正在隐隐地预示着，这将是是个不寻常的冬天。

几片残云漫不经心地青灰色的天空中飘荡，仿佛给阳光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纱，使得透过来的光线显得阴郁。一只灰色的麻雀从窗前飞过，或许是过于寂寞，我下意识地站起来朝外张望。麻雀矫捷地落在对面的树杈上，冲我嘲笑般地叽叽叫着。

打开窗探出头去，一股寒气袭来，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喷嚏。喷嚏虽然爆发力不足，但我有信心可以吓跑一只小鸟，但那麻雀却与众不同，它不但没被吓飞，而且还张开羽毛，像只绒球似的瞪着我看，仿佛是在挑衅。我苦笑之余，就在低下头企图把窗户关上时，却无意中发现楼下的马路上出现了一个举止奇特的人。

楼上便成了宿舍兼画室。画廊的名字叫“作璞轩”，这是我翻了好几天的字典才想出来的。所谓“璞”就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，“作璞轩”就是雕琢璞玉的地方。我很喜欢这个名字，还亲手写了“作璞轩”三个大字，做成了匾额，悬挂在了画廊的门楣上。

昨天上午，有个熟客让我画一张南田山人的花卉扇面，要得很急，而且出价不低。桌上的这张扇面是从拍卖会拍下的晚清素面，所谓素面，就是空白扇面，价钱不菲，所以有点紧张，毛笔悬在空中好久，也没敢落墨。刚要动笔，却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。

我皱了皱眉，把毛笔重重地放在笔架上，极其不快地去开门。门外站着的居然是那个举止怪异，穿着军绿大衣的大个子。我抬头看他的脸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他的脸色很憔悴，虽然身形魁梧，可苍白的脸颊却已深陷下去。不只是这样，他眼窝发青，印堂也没有了这个年纪应有的光泽，一看就是副撞了邪的神情。

他双眼无神地看着我，然后咧了咧干裂的嘴唇，这似乎代表了微笑，须臾之后，他还是说话了，“请问，我想找马若水，马先生。”

“我就是，”我愣了一下，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那人居然又笑了，笑得有些瘆人，我不得不附和着也笑了笑，他似乎想进屋，于是我后退一步让他进来。他有些手足无措，飞快地转动着头扫视我的画室，似乎在这里存在着某种不干净的东西。

突然，他把脸转向我，压低声音异常诡异地说：“听说

“怎么不能说，难道石头的来历不怎么光彩？”

听到这话，他赶紧用力挥手，反驳道：“不是这样的！真的，我不想说，只是因为……担心你听了以后会害怕。”

“啊！你太幽默了！”这话差点没让我笑喷，“没事儿，你但说无妨，我没那么胆小。”

他踌躇着，“好吧，不过你得先把钱付了，我怕你听我说完就不敢收了。”这人真是讲故事的高手，说得神乎其神，弄得我心里痒痒的，有一种非听不可的冲动。于是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，递给了他，“这是昨天从银行取的，你数数吧。”他接过钱，并不熟练地数起来，数完了，谨慎地把钱塞到自己内衣口袋里，这才放松地长出一口气。

我冲他笑笑，说：“满意了吧，现在可以说了吗？”

那人竟然转头朝沙发后面看了一眼，蹙起眉头不安地点点头，“说了你也未必相信。其实，我是做殡葬服务的……”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因为他的职业而变得紧张阴森。

“我叫薛强，山东人，去年才来到这座城市打拼。你也知道，现在的工作真的很难找，况且我又没什么文化，除了有力气、胆子大之外几乎一无是处。刚来时，我在一幢高层里做保安，干了几个月，偶然认识了一个业主，他说他开了一家殡葬公司，目前正缺人手，希望我能和他一起干，还说现在这个行业最容易赚钱，而且永远不会失业。”大个子喝了一口水，继续说，“我问他如果我要是去了，能给我多少钱，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只要符合要求，工钱会比现在高出两倍。我听后很高兴，就问他殡葬服务需要什么特殊要求，他说很简单，一要胆子大，二要有力

什么？”

薛强的目光游离着，好像在躲避我的眼神，又像是在躲避某种可怕的注视，他使劲地咬着牙，惊呼道：“不，你不会相信的，你肯定不会相信，我看见了……”因为有些接不上气，他不得不停下话语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。

看到这个阵势，我不得不走到薛强面前，用手扶住他的肩膀，小心地询问：“你别紧张，究竟看见了什么？”他紧紧闭上双眼，眼珠在眼皮里转动着，终于，他似乎鼓足了勇气，从喉咙里艰难地挤出几个字来：

“鬼，一个湿淋淋的鬼！”

尸体!”

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“古怪是什么意思?”

“那具尸体的比例不对。”薛强的目光倏地一凛，紧盯着我颤声道，“虽然盖在白布下面，但感觉上身很短，腿却很长，头部也显得比正常人要小些……就像，就像是一具拼凑起来的尸体!”

我的脊背一阵发凉，情绪仿佛受到了他的感染，声音也颤抖起来，“我的天！你的意思是……碎尸?”

薛强摇摇头，“不完全是，那尸体盖在白布下面，只是给我的错觉。我和老板抬着尸体把它放在了停尸床上，才发觉这具死尸比平时的尸体要重许多，虽说死去的人都死沉，但这具尸体还是有些不寻常。老板递给运尸车司机一条香烟表示感谢，司机走了，老板把化妆师叫出来给死尸化妆，然后给了我一些钱，让我去批发市场多买一些香烛纸钱。

“等我回来的时候，灵堂里除了老板之外，又多出了两个人，看起来应是死者的家属。一个年轻的男人扶着一个中年女人，那女人拿着手帕仍在啜泣。我把香烛纸钱拿进储物间，看见化妆师还没有离开，他站在水龙头前面，用力地搓着双手，似乎手上沾满了不干净的东西。化妆师平时不爱说话，性情有些孤僻，但和我还是谈得来的，他转头看了我一眼，摇摇头什么也没说，就穿上大衣急匆匆地走了。

“我拿出一只铜盆和一些香烛纸钱重新回到灵堂，把盆摆在尸床前面，掏出打火机点燃了两根白色的蜡烛。这种

蜡烛很粗，可以持续燃烧三天，据说这叫长明灯，只要点燃了，就不能让它灭掉，所以我用特制的玻璃罩子把它罩住，以免火苗被阴风吹熄。

“接着，我抽出几张冥钱用烛火点燃后放进铜盆里，然后转过脸看向那一男一女两个人，招呼他俩过来给死人烧点纸钱。年轻男人扶着女人走过来，我递给女人一沓冥币，朝她善意地点点头说，节哀顺变。她没有理我，一边烧纸钱一边哭着，嘴里还叨念着什么。

“从她嘴里我才得知死者应该是她不幸的女儿，看着正在哭诉的女人，我只觉得有些面熟，又抬头看向那个男人，男人却很镇定，他朝我微笑了一下，我也回礼似的点点头。或许都是年轻人，我凑近他想聊几句。他递给我一支香烟，是软包中华，这对我来说可是难得一见的好烟，我赶紧点上吸了一口，觉得这烟的味道很淡，或许这就是它贵的理由。就这样，我俩走到一个角落里，攀谈起来。他说他是那个女人的助理，那女人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，我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看到她时会觉得眼熟。他还说死者是她女儿，前些日子不幸死掉了，但死得很离奇。就在他还想讲些什么时，女人蹒跚地朝我们走过来，她说给我添麻烦了，让我好好看护她的女儿，然后，二人开车走了。

“灵堂一下子空荡荡的，我和老板不约而同打了一个寒战，我问老板另一个搬尸工怎么还不来，他说他会来的，不过要晚一些。外面的天早就黑了，雨越下越大。老板出去买来了酒和菜，说他还有事要离开，让我先守着，另一个搬尸工很快就会来。老板走了，我独自坐在灵堂中间，

有走过来，我的心稍定，接着朝它看去。你猜怎么着？它居然掀起白布，不知道从尸体的什么地方掏出了一个……”

“掏出了什么？”我已被他的描述带进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场景中。

薛强摇摇头，“其实，我也没看清，也只能猜测，觉得应该就是这块古怪的石头！”

“啊?!”我鼓足勇气拉开抽屉，石头还完好地躺在抽屉里。

“它把石头攥在手里，把白布重新盖在尸体上。我无意中看见了尸体的脚，那双脚很粗大，绝对不像是女人的，脚的下方摆着一双女式高跟鞋，那鞋很小，根本就不能穿在已然浮肿的大脚上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搬尸体时那种比例不协调的感觉，原来是因为鞋在白布下面给我的错觉。就在此时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它竟转过身来，一步一步朝我走近，我只能继续屏住呼吸，开始祷告……”

“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神仙，只要是知道的，我都叨念了一遍，可这似乎没起到任何作用，它越来越接近我……我几乎快憋死了，就在我不得不张嘴呼气的时候，它居然转身走了，与此同时，我闻到了一种潮湿的味道，就像梅雨季节的棉被。

“不知不觉我又睡着了，当我清醒过来，天光早已大亮，另一个搬尸工正坐在对面朝我笑着。我坐直身体，才发觉全身僵硬得几乎瘫痪。我问他是什么时候来的，他说天一亮就来了。我看了看表，才发现都快十点了，我朝那停尸床看去，床上空空如也，我急忙问那个死尸哪去了，

荷包形状酷似一朵盛开的莲花，用的是一种深紫色布料，我对布料不太了解，只觉得布料手感很光滑，应该是颇为名贵的料子。荷包的正面绣着一朵白色小花，那是一朵我从未见过的奇怪的花。我数了数花瓣，一共十三瓣，花的边缘还用银丝勾勒，颜色搭配很和谐，颇有神秘莫测的效果。

荷包的口部穿着一根黑色绳子，很细但很结实。一手拿着荷包，一手拉动绳子，这样荷包口部便被收紧，里面的石头就不容易掉出来。那根黑色绳子很光滑、很特别，不像是普通丝线编织而成，于是我把荷包凑到眼前，只觉得头皮一麻，难不成这黑色的丝线是女人的头发……

就在此刻，我仿佛闻到了一股味道，那是一种不易察觉的淡淡的味道，不能用香来形容，只能说闻起来很舒服。我企图寻找这味道的来源，渐渐地，鼻子靠近了那个荷包。没错，味道正是从荷包中散发出来的。

这时，我想起刚刚薛强说过的话，他说他曾经也闻到过这种味道。我不自觉地把荷包凑近鼻子，贪婪地深深吸了一口，随即又想起荷包的古怪来历，顿觉胸中发闷，一阵恶心。但愿薛强只是小题大做，编个离奇的故事来吓唬我。

那张空白的扇面还铺在桌子上，已经被压得不能再平了。我低头捡起刚才掉落在地板上的毛笔，又在已经干涸的砚台里加些清水，准备继续画这张扇面。毛笔刚刚沾上墨，还没有来得及提笔时，却发觉窗外似乎有个什么动物在咯咯地笑。

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有些让人透不过气来，我四处张望，很快便在一根树杈上看见了一只灰色的鸟。那只鸟和麻雀一样大，但明显不是麻雀，它的羽毛很灰，和天空一样的灰，这种灰色不是画家喜爱的那种高级灰，而是一种消极的、没有生气的灰。

那只怪鸟就站在树杈上，要不是听见它叫，我绝对发现不了它。它的脸对着我的窗户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发出一种类似嘲讽的咯咯声，那声音很刺耳，我心中莫名地有一种想把它赶走的冲动。

于是我打开窗户大喊一声，那只鸟视我为空气，仍旧纹丝不动地叫着。我从仙人球的花盆里捡出一块鹅卵石，用力地朝那怪鸟砸过去，令我大吃一惊的是，它居然被打中了……我有些不忍地看着那只小鸟从树杈上翻滚下去，心里异常难过，其实，我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杀生的人，毕竟万物皆有灵啊！

可就在我惆怅着把窗子关上时，那只鸟，那只被我击中的鸟又飞了上来，依旧落在原来的位置上，它张开嘴，继续发出咯咯的嘲笑声。我吃惊地看着它，才发觉出它真的不寻常。

紧紧盯着它的头，它的头就在眼前放大了。我看见了它的眼睛，它的鼻子，还有它的嘴……它的嘴角微微上翘，它，居然会笑！这笑容却有一丝熟悉，是一种特别的笑，就像是遇到了什么可笑的事情不敢笑却一直憋着，憋到无法忍受时才有的那种表情。我心中一颤，本能地朝后退去，可就在这时，又一只同样灰色的鸟飞了过来，落在那只鸟

齐小杰从门口折返回来，我才如梦方醒地大叫：“原来是你叫他上来的！”于是我就把薛强的故事简单叙述了一遍，他听后不但没有紧张，反而不以为意地大笑起来，“看你这胆量啊！听了一低级鬼故事就吓成这样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对了！那块石头在哪儿？给我看看。”

他接过石头一脸不屑，“这不就一普通鹅卵石吗？有什么稀奇古怪的，不过这个荷包还是不错的，做工还算精细。”说着，他把荷包凑近了鼻子，使劲闻了半天，“这味儿不香不臭的，还挺好闻。”

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味道？”我急忙问。

“说不好。哎呀！我得赶紧闪了。”齐小杰把荷包扔给我，转身匆匆走了。

画室再次安静下来，我心中泛起一阵凄凉，觉得自己也该找个女朋友填补一下空白。可是这世界上的女孩虽多，就没一个自投罗网的，而鄙人又自恃清高，不愿卑躬屈膝去追求和寻找，所以就沦落到如今这种孤家寡人的地步，只得每天形单影只地独自生活着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把石头装回荷包锁进保险柜里，然后拉开冰箱门，里面只有一瓶矿泉水，我大骂一声，用力关上冰箱门，拿上钥匙和一些钱，走下楼去。还好这里是商业区，不远处就有一家大型超市。我在里面买了些吃的和生活用品，可就在排队结账的时候，我心中突然产生一种别样之感——那似乎是一种被人监视的感觉。

我猛地转过身，身后除了和我一样排队的人外，并没有半个可疑身影。结完账匆匆走出超市大门，那种感觉却

再一次产生了。我学着电视剧里的情节，假装义无反顾地朝前走，走到一个拐角处之后，马上躲藏在角落里。但我躲了好半天，还是捺不住性子探出头，朝来的方向看过去，那里却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！

冷汗顿时遍布全身，因为想起了今早的薛强，他的行为举止就和我现在的状态差不多，似乎也意识到后面有人跟踪，当时我站在高处视野开阔，可除了薛强自己，却没看见其他任何可疑的人。

难道我也撞邪了？

我抬手擦去额头上的冷汗，突然想起以前老人说过的一句话：如果走夜路感到害怕，就赶紧点上一支烟。如果没有烟，就抚摸自己的头发三下，据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三盏灯，头顶有一盏，肩膀两边各一盏，当然普通人的肉眼是看不见的。而抚摸头发三下，就是开启这三盏灯的密钥。我照做了，虽不知有没有效果，但心中还是宽慰许多。说也奇怪，自从点燃了那盏看不见的灯，那种被盯梢的感觉顿时无影无踪。

打开画室的玻璃门，放在桌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我把手里的东西放下，本以为是那个耍扇面的客户又来催我，却出乎意料听到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。我的电话很少有女人打进来，我先是一愣，而后小心地“喂”了一声，对方的呼吸很急促，“你是马若水吗？我是齐小杰的女朋友李叶。”

还以为有人自投罗网，没想到是齐小杰的对象，真扫兴。我不很热情地说：“对，齐小杰没在画室，他早走了。”李叶似乎很焦急，“他手机打不通了，他都迟到快两个小

“你刚才说，谁接触到了这石头，它就会给谁带来厄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腐尸照片是怎么回事？还有薛强，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全身骨折？你说我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对了！昨天我去超市买东西，就觉得后面有人一直跟着我，你说是不是这石头闹得……”

三疯听了一阵苦笑，“你也不要过于紧张，因为昨天跟踪你的那个人就是我！”

“是你！你为什么要跟踪我？”

三疯又掏出一支烟，把烟点燃了，并没有把打火机收起来，而是一下一下打着火，仿佛陷入了沉思中。屋子出奇的寂静，只能听见啪嗒啪嗒打火机打火的声音。三疯吐出一个烟圈，烟圈在屋子中央慢慢扩大开来。虽然已相隔了一段时间，但那些经历却如同钻刻在了他脑海中一样，所有的记忆都丝毫未曾磨灭分毫，他用力地咳嗽一声，讲述起那段匪夷所思的比薛强遇到的更真实的恐怖经历：

要想把事情述说清楚，还得从几年前说起。那时三疯刚刚从那所民办的影视学校毕业，很快就沦落成名副其实的北漂。北漂，顾名思义就是在北京飘着，没有正式工作，也没有稳定收入，不难想象，生活之艰辛就不言而喻了。三疯租了间最便宜的地下室，每天早晨天不亮的时候，就穿件破棉袄蹲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，等着副导演来挑选群众演员。群众演员的待遇是每天三十块钱，中午管一盒饭。虽然有些钱赚，但不能保证每天都有戏拍。

这样的日子熬了一年多，就在他实在撑不下去，准备放弃电影事业的时候，他的机会却迟迟地到来了。他认识

了一位女明星，当然，这个所谓的明星是过了时的明星，她只是曾经活跃在 80 年代。三疯的样子长得很不错，虽然个子不高也不魁梧，但他特有的经历使他的内心及外表别具特色，女明星看中了他，简直是一见倾心，三疯很快成了她的助理。

这下三疯有了靠山，生活状况得到大大改善，接触的人和事也不是当初那个层面了。女明星虽然现在不红了，但影视圈里还有不少朋友和学生，三疯被推荐进了电视剧摄制组，演了两年戏，但反响平平，或许他根本就不是做演员的那块料。没办法，他不得不退出了梦想中的演艺圈，成了女明星的专职助理。除了开车和应酬一些演出事务外，三疯还获得了一些隐秘的任务，这任务就是悄悄跟踪那些演员的情人，监视情人们出入过什么场所，以及接触过什么样的女人和男人……时间一长，三疯就成了一个兼职的私家侦探。

私家侦探的报酬很丰厚，不久他便租下一间写字楼，正式开张营业，当起真正的私家侦探。他的客户还真不少，当然主要还是娱乐圈里的有钱人。

世人皆知，娱乐圈里面比较混乱，越有钱的人就越小气，越是生活得压抑，他们担心自己身边的人都会背叛自己，把自己搞得四面楚歌，可他们越猜忌，三疯的生意就越好。每天的工作不是跟踪大款的太太，就是调查富婆的老公，他一下子成了这些隐秘空间的中转站，他龌龊地希望每个家庭越乱越好。有时他就像个调酒师一样，擅自给一些家庭添加一些“作料”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带来源源不断的生意。

大约在一个星期前，对三疯有知遇之恩的那个女明星找到了他，说自己的女儿失踪了，她不想惊动警察，只想尽快把女儿找回来。三疯按照常规开始了解情况，记录下有关或者无关的所有线索。

女明星的女儿二十多岁，是个很有性格的女孩。她没有和母亲一样从事轻车熟路的演艺事业，而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考进了一所知名的医科大学。她毕业后无视母亲的反对和劝阻，毅然决然放弃了令人向往的都市生活，一个人走进偏远的山区，在那里的一所小学里成了一名优秀的年轻教师。

据说那个地方四面环山，异常偏僻，学校的简陋程度和师资力量不言而喻，她一边教书，一边顺理成章兼职起卫生室的工作，不但教书育人，而且还成为一名合格的儿童医生。或许只有这样，她才会觉得生活得充实，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一支烟吸完了，三疯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似乎是口渴了。我指了指墙角里的饮水机，示意他自便。三疯拿起一只杯子在我面前晃了晃，“有好茶叶吗？”

我低下头，从脚底下翻出一块陈年茶饼，这茶饼是用来泡水刷在纸上做旧用的，我用力掰下一块递给他，三疯撇撇嘴，没有接，“还是喝水吧。我讨厌陈年的东西。”他接了一杯温水一饮而尽，然后靠在沙发上，对我说：“那个失踪的女孩姓白，叫什么名字不方便告诉你，我就称呼她为白老师吧。”

我意味深长地点点头，“现如今像这样的人太少了，我

真有些佩服她，或许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家庭里，习惯了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对物质的追求已然没了兴趣，她重视的只是精神世界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”

三疯看着天花板，脸色突然变得有些苍白，“那么好的一个女人，却死得这样惨！”

“什么？她死了？！”我心中一惊，“不是说失踪了吗？难道你已经发现了她的尸体……”就在这时，一股寒气袭来，我脑中突然闪过了一张张画面，每张画面都惨不忍睹，那是三疯刚刚给我看过的照片，那是一具腐尸的照片。

“那些照片……不会就是……白老师吧？”我试探着问他。遗憾的是，三疯点点头，证实了我的猜测。我惋惜地垂下头，用右手撑住额头，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三疯手里的打火机又啪嗒一声响，他点燃另一支香烟，“是的，她死了，而且死得这么惨，简直是面目全非……那所学校虽然不能说偏远但异常偏僻，白老师在那里待了将近三年，一直没有回过北京，只是过年过节的时候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报个平安。

“每年的中秋节白老师依照惯例都会给家里打个电话，一直以来从未间断过，可是今年过节时我的委托人却没有接到电话，可想而知她必定很着急。一连等了好些天都没有任何消息，委托人实在等不下去了，就给那所学校打电话，电话并不是没人接，而是根本就打不通。

“那里没有手机信号，以往白老师给家里打电话时，用的都是那台电话。现在电话停机了，母女之间断了联系。她母亲找出了一个地址，那地址还是白老师离家出走时留